

明季史料集珍

三朝大議錄

顧

苓 撰

集文圖書有限公司印行

明·顧苓撰

三朝大議錄

三朝大議錄

精裝一冊定價：新台幣 三〇八〇〇元元
美金 三〇八〇〇元元

出版者：偉文圖書出版社有限公司

撰者：顧苓

發行所：偉文圖書出版社有限公司

信箱：臺北第六八一九八一號

電話：五八一四七八三五

郵撥：第一〇四〇四三號

印刷所：臺元彩色印製有限公司
臺北市雙園街76巷1弄1號之1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九月

(本書係中央圖書館所藏)

Published By Wei-Wen Book & Publishing Co., Ltd.

P. O. Box 68-981 Taipei, Taiwan, R. O. C.

Tel: 5714785, 5816993

明·顧苓撰

三朝大議

錄

三朝大議錄

吳郡顧苓

萬歷十年壬午四月冊恭妃王氏八月誕生皇長子赦天下加
上兩宮徽號十一年癸未八月冊鄭氏爲德妃十四年丙戌正
月皇第三子生進封其母鄭氏爲貴妃給事中姜應鑾主事孫
如法沈璟各有疏爭且請冊立皇太子上怒降謫有差禮部侍
郎沈鯉請並封恭妃王氏上諭待元子冊立後行嗣是閣部科
道疏請建儲上概弗省十四年丙戌十二月皇貴妃父鄭承憲
爲父請卹典援中宮永年伯王禕例禮部疏駁之上特命與墳
價五百兩十八年庚寅正月朔上御毓德宮召輔臣申時行許
國王錫爵王家屏見於西室時行等以冊立東宮爲宗社大計
上曰朕知之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鄭妃亦陳請再三恐外
廷有疑但長子猶弱欲俟其壯大使出諸輔臣復請曰皇長子
年已九齡蒙養預教正在今日上頒之時行等出上遽令內侍
追止之云已令人宣皇子來與先生們一見有傾復入西室皇

長子立御榻右上手攜之向明正立時行等注視曰皇長子龍
姿鳳表岐嶷非凡上悅輔臣奏皇長子春秋長宜讀書且曰皇
上正位東宮時方六齡卽已讀書皇長子今讀書已晚矣時皇
三子在旁立上曰朕五歲便能讀書指皇三子云是兒亦五歲
尙不離乳母遂手引皇長子坐膝前拊摩歡恤輔臣叩頭奏曰
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成大器上曰朕知之時行等叩頭
出十月吏部尙書宋纁禮部尙書于慎行率百寮合疏請冊立
東宮上怒皆斂俸因頒諭建儲大禮當于明年舉行廷臣有再
瀆者直諭一十五歲十九年辛卯十月工部主事請備東宮儀
仗申時行方在告次輔許國曰小臣尙以冊立請吾輩不一言
可乎首先列時行名具疏時行聞之別具揭云臣病在告同官疏
列臣名臣不知也故事閣臣密揭俱留中而是揭與諸疏同發
中外喧傳禮科給事中羅大絅糾時行迎合固寵武英殿中書
舍人黃正賓繼之上怒削大絅籍廷杖正賓輔臣王家屏獨奏
請乞明春冊立以塞揣摩之口不報時行乞歸去二十年壬辰
春禮科給事中李獻可疏請皇長子出閣預教上命削籍王家

屏封還御批具揭申挾上大怒給事中鍾羽正舒宏緒御史錢一本鄒德泳部屬董嗣成等交章論挾皆削籍降調有差給事中孟養浩疏最後予杖一百王家屏二疏乞歸去吏部主事顧憲成章家正等乞召還家屏不報既而禮部尙書李長春復請冊儲疏十四上不一報遂請罷去二十一年癸巳正月王錫爵還朝忽傳有內員齋御劄至閣錫爵袖歸私寓遂具一密疏以建儲請上報曰朕雖有今春冊立之旨祖訓立嫡不立庶今皇后年尚少倘其有出是二儲也可先將三皇子並封爲王待數年後皇后無出乃行冊立錫爵乃疑傳帖二道以進一仿明德皇后抱妃子爲子故事使元子拜中宮爲母其一卽三王並封也時閣臣張位趙志臯皆不與聞禮科都給事中張貞觀至錫爵寓知之禮部郎中顧允成張納陞合疏爭之顧憲成專疏言並封待嫡有九不可而遺閣中書責以從中調劑而國博薛敷教移書錫爵曰中宮有出而始重則仁聖之心不安後宮有出而終輕則慈聖之體亦屈又刑科給事中王如堅光祿寺丞朱維京光祿寺少卿徐杰署丞王學曾疏先後上上怒如堅維京

謫戍杰學曾斥爲民元聲等放俸于是六科給事中李汝華張
曾觀許宏綱史孟饗等同見錫爵于朝房孟饗曰祖宗二百年
來東宮不待嫡元子不封王錫爵曰東宮不待嫡吾亦知之元
子不封王穆廟之封裕王何也孟饗曰穆廟之封裕王非元子
也今日所封之王它日所□之國將以何國封元子乎錫爵曰
當如祖宗舊名孟饗曰元子冠昏在邇封王則當出居于王府
冠昏皆以王禮行元子在外幼子在宮老先生擔當得否錫爵
語塞又一日孟饗偕顧憲成于孔兼張輔之以同鄉誼見錫爵
錫爵顧孔兼曰封王儀注可進乎孔兼曰未敢也孟饗曰國家
但有立太子儀注及封王儀注今以太子封王子郎中何敢進
儀注時文武臣各有疏將更番伏闕而元聲允成納陞孔兼陳
泰來鍾化民曾鳳儀李啓美項德正又面錫爵于朝房錫爵厲
色待之元聲曰閣下奈何悞引親王入繼之文爲儲君待嫡之
例鳳儀欲從旁解之元聲厲聲呵曰曾員外不知祖訓錫爵容
始霽乃曰然則如何元聲曰當以廷臣相幅告諸皇上錫爵曰
書諸公之名以進何如元聲曰請卽以元聲爲首杖戍唯命庶

吉士李騰芳又上書錫爵曰聖明在上議者俱爲杞憂以公苦心疑爲集蕪此皆妄也但欲暫承上意巧借王封轉作冊立恐王封既定大典愈遲他日繼公之後者或壞公事隳公功而罪公爲尸謀此不獨宗社之憂亦公子孫之禍也錫爵語騰芳曰諸公嘗我我無以自明如子言我受教但我每揭皆手書眞蹟甚明也騰芳曰揭帖手書人何由知異日能使天子出公手書傳示天下人乎錫爵曰留侯鄼侯皆以權勝騰芳曰鄼侯不欲以建甯爲元帥而咏黃臺瓜詩以衛廣平此經也非權也但與肅宗私議家事恐上皇不安而遲廣平爲太子別是一則然建甯之死胎此矣留侯以強諫爲無益而招致四皓有似行權然未嘗請太子與趙王並封且行權必委曲宛轉或立語旋移或默然鎮定若需之數年更以他人雖聖人不能保矣錫爵爲之泣下明日上疏自効三悞又奏請冊立上乃命三皇子俱停封爵又奏曰皇上旋止並封之舉再訂二三年則立之期顧去年之命既改于今年則安知今年之命不改于他日且皇長子年近加冠未就外傅此從古所未聞皇上縱欲稍緩冊立之期豈

可不先行豫教之禮不許十一月慈聖皇太后萬壽上受朝賀畢御緩閣召錫爵錫爵叩頭力請建儲上允明年出閣講學尋又傳諭皇長子皇三子年齡差等宜一併行出閣禮錫爵奏皇長子明年十三歲皇三子明年九歲以皇長子之太遲形皇三子之太早先後緩急之間不一慎而聖心晦矣十二月錫爵奏請皇太子先行冠禮上報云東宮與王袞冕皮弁二服冠則皆同其服則異今冠禮將何從宜暫用常服出講二十二年甲午正月禮部侍郎馮琦進皇長子出閣講學儀注上以未冊立免侍衛儀仗二月皇長子出閣講讀禮成二十八年庚子正月禮部尙書余繼登奏請皇長子先冊立而後冠禮可致祝昏禮可致醮閣臣沈一貫南京禮部侍郎葉向高乞行皇長子三大禮俱不報三月移皇長子居慈慶宮諭內宮冊立有期羣臣不得瀆擾七月又降諭皇長子清弱大禮稍俟之百官毋沽名煩聒十月戚臣鄭國泰疏請皇長子先冠昏後冊立給事中王士昌糾之署禮部侍郎朱國祚論國泰顛倒其說與明旨相背恐釀禍非小俱不報十一月皇長子出閣聽講大風寒皇長子噤甚

講官郭正域大聲言天寒如此殿下宜珍重呼役取火禦寒時
中官多圍爐密室聞正域言出之上聞而不問也二十九年辛
卯正月禮部以元子茂齡淑女習禮已奉聖諭乞發勅舉行大
典得旨切責八月閣臣沈一貫奏曰兩宮落成萬壽稱觴在廷
同祝而啟天發祥實自聖心始皇上大昏及時故早得聖子今
皇長子大禮宜備其儀不如早諸伉儷之爲適皇上孝奉聖母
朝夕起居不如含飴弄孫之爲樂乞今年先行皇長子大禮明
春後遞舉諸皇子禮子復生子孫復生孫坐見本支之盛享大
名集完福矣上諭卽日行之十月上猶以典禮未備更欲改期
一貫封還諭旨又力陳其不可一夕上中寒病甚悞傳有非常
之耗貴妃弟都督鄭國泰遣蒼頭監奴入宮門偵伺尾相接于
道其賓客皆爲僮奴裝裂研光白綾方三尺許者以萬計鈐以
都督私記裏以馬蹏其中各置懷袖間以爲驗意頗叵測不知
云何漏下三鼓上得汗病良已見貴妃不侍疾獨皇后在側流
涕被面上大感悟待后有加禮皇后素篤愛皇長子長子以是
益安又一日上于宮中召皇長子及諸皇子侍宴忽憶曩時曾

以外國所進玉卮賜皇長子令貴妃襲藏之顧謂內侍從貴妃所取向賜玉卮來貴妃以久遂不知所在內侍復命上震怒罷宴夜半傳旨內閣令禮部具冊立儀以聞禮部尙書馮琦受命入部立召諸曹郎條議皆不知所對又不及詳攷故牒乃撮舉其凡口授吏役傳寫之厥明儀成奏上冊寶尙未及鑄上特命內閣于尊上皇太后徽號日從御前補給遂擇吉于是月十五日冊立皇太子暨封福瑞惠桂四王詔告天下二十八日壬辰皇太子行冠禮三十年壬寅正月增設東宮官屬二十丙子冊皇太子妃郭氏

萬曆三十一年癸卯十一月內閣大學士朱賡上言于私宅門首得刊書一冊題曰續憂危宏議請緝造書主名上立命廠衛嚴行搜捕書曰或有問於鄭福咸曰今天下太平國本已固無復可憂矣而先生常有不豫色然何也鄭福咸曰是何言哉今之時勢正所謂厝火積薪之下也或曰甚矣哉先生之言也得毋謂儲位有不安乎曰然夫東宮有東宮之官一官未備何以稱乎皇上逼於沈相公之請不得已立之而從官不備正所以

厲他日改立之意也曰改立其誰當之曰福王矣大率母愛者子抱以鄭貴妃之寵專回天轉日何難哉曰何以知之曰以用朱相公知之夫在朝在野固不乏人而必相朱者朱名賡賡更也所以厲他日更易之意也曰是固然矣朱公一人安能盡得衆心而必無變亂乎曰陋哉子之言矣夫蟻附贊蠅逐臭今之仕宦者皆是也豈有相公唱之而衆不附者乎且均是子也長可立次未有不可立侯之門仁義存誰肯舍富貴而趨死亡哉或曰衆附姓名可得數否曰予數之熟矣文臣則有王世揚孫璋李汶張養志武臣則有王之正陳汝忠王名世王承恩鄭國泰而又有鄭貴妃主之於內此之謂十亂論語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又正合文王舍伯邑而立武王之義也曰何以知此數人之所爲乎曰數人皆人杰也無不望分茅胙土豈止富貴終其身而已乎故有王世揚陳汝忠則甲兵爪牙取諸京營而自足矣有李汶則三邊險要有人控制矣有孫璋在保定則扼天下之咽喉而四方勤王兵無由入矣有王之正在宿衛則禁城有人誰能斬關而入乎曰是則然矣曰張養志王成恩王名世

者何所用之曰養志山陰私人也二王山陰鄉人也私與同鄉無不願借相公之餘光者況有以招徠之乎曰然則事可濟乎曰必濟庸夫倡議人多景從而此數公皆人杰也況有貴妃及大璫陳矩朝夕在帝左右互爲主謀同舉大事何爲無成或曰蛟門公獨無言乎曰蛟門爲人陰賊嘗用人而不用於人故福則自承之禍則思規避而不染矣何以見其然也錦衣西司房類奏有名自祖宗朝無有不陞者今皇親王道化本內有名而竟不陞豈其才力出榮備下哉此蛟門欲右鄭而左王密令親家史起斂抑其賞而不錄亦王之正所默授也曰然則子將何法以處此曰天之所興不可廢也天之所廢不可興也予止聽天耳安能反天哉或人唯唯而退後署吏科都給事中項應祥罪上不允責應祥應甲各回奏先是十八年庚戌歲戚臣鄭國泰進山西按察使呂坤所著閨範圖說于上上以賜鄭貴妃貴妃授國泰重刻之增刻后妃自漢明德皇后訖鄭貴妃吏科給事中戴士衡疏參呂坤逢迎掖庭語侵鄭貴妃又全椒知縣樊

玉衡上疏言冊立事有鄭貴妃不智之語又有援引歷代嫡庶廢立之事著成一書名憂危宏議者戚黨疑出土衡手鄭成恩上疏論稱士衡假造僞書目爲二衡兩人俱謫戍御史趙之翰亦指此書爲士衡所造主於張位預謀者劉楚先徐作劉應秋楊廷蘭萬建崑中旨罷楚先作降謫應秋等有差張位先罷去至是書續出故名續憂危宏議十二月給事中錢夢臯御史康不揚疏斥禮部侍郎郭正域所爲且及次輔沈鯉上勒正域在籍聽勘又漢中府同知胡化出首撰妖書人爲渠縣訓導阮明卿明卿與化有夙憾化江夏人正域同鄉也不揚等遂謂化爲正域所使自撰妖書誣明卿以脫己巡捕都督陳汝忠緝得正域舍人毛文尙江夏布衣王忠等發卒圍正域舟捕其僕隸乳媼共十三人不揚又誣高僧達觀并捕琴士鍾澄百戶劉相及吳江醫人沈令譽送□獄考訊無所得錦衣王之正又首同官都督周嘉慶下東廠會鞫閣門慘掠嘉慶不承而輔臣沈一貫授意刑部尙書蕭大亨大亨屬郎中王述古榜治胡化令化供書出正域及鯉述古正色曰若是則分宜江陵再見于今日矣

及再鞠胡化述古立疏送大理劫之入正域名必不可又劫之重罪胡化必不可劫之禍且不測述古恬然安之卒不易原疏一字皇太子遺閻人諭閣中曰先生們容我乞全郭侍郎又都御史溫純訟言正域鯉無辜受累司禮監陳矩亦力持不阿鯉乃得安應祥應甲回奏謗書無自名理置不問一日上召皇太子慰安之出御筆手書訓戒一冊賜之曰汝轉去細看則知我立心矣皇太子泣下上亦泣隨命內侍以慰安太子語傳諭閣中知道最後掌衛事左都督王之正題獲男子皦生光供稱順天府學生員先年專以刊刻打詐爲事被提學御史斥革發遣大同當差逃京因受鄭皇親毒害無計報冤只有國本二字事關大逆故先刻妖詩再刻岸遊稿動不得他續造國本攸關一書密僱徐承惠刊刻令伊子皦其篇黑夜擲鄭皇親家及閣部大臣門首流傳下去鄭家定有不測之禍可報今日大冤也又提到刻字匠徐承惠與皦其篇面質相同奏上得旨會同三法司問儻廷訊時御史康丕揚尙欲連及郭正域御史牛應元指天矢日以明其不可御史沈裕厲聲叱生光使獨服罪生光嘆